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当终于警到穿着军大衣的爸爸在月台守候,她轻盈如童年的自己,踮着跳着,浑似脚不着地般直扑爸爸怀里,在他脸颊甜甜一吻。这个吻,就像小时候爸爸亲她,是暖暖的疼惜、深深的爱。她不知道,这是不是一次循环。

火车的一个刹车,惊醒了她的梦。骤然醒来的她,眼神恍然飘落在车窗外的月台,仿佛捡拾着梦的碎片、记忆的印痕、梦乡的主人公。

她暗暗惊异,自己的思念会辗转成梦里那欣然一吻——她现实中从未这样做过,忽而心里卷起愧疚的涟漪。她长大后,渐渐疏于向爸爸表达爱,入伍后紧张的训练生活,似乎让她遗忘了爸爸。

她揉揉惺忪的眼皮,不知道这趟车还要行驶多远。她乘着跋涉山水的绿皮车,往返于南北无数人的故乡,包括她和爸爸的故乡。今年春运,正遇上她所在连队集体出任务,她告知爸爸没法团聚了。电话中,爸爸静默半晌,忽而语调惊喜地说,咱爷俩有机会团聚哩——火车站路过家乡时,他候着,透过车窗,就算几分钟,也是团聚!

所以,车上的她开始盼着,哦,下一站就是家乡了。

她不知道,这是一种相似。

小时候,听说执行任务的爸爸所坐列车路过家乡,妈妈领着她在月台,等啊,等啊,为能看上他两眼。现在,换爸爸在月台上等她,也只为匆匆一瞥。

她坐的这趟列车,爸爸当兵时就坐过。她想象着,当时身穿军装的爸爸是怎样在车厢中端坐,偏又按捺不住见她娘俩的激动。这份心绪在延续,如今换她激动不已了。

各种年味儿洋溢在长长的车厢,有父女在玩石头剪刀布,抑或依偎着讲年的久远故事,一家家的甜蜜扎着堆儿。有孩子被窗外异乡炮仗的呼啸和远处装潢的红艳所吸引,父亲则饶有兴趣地微笑着。那微笑像极了她的老兵爸爸。

她不知道,这是一种巧合。

巧的是,她和老兵爸爸都会在坐火车时感念万分,尤其是在这趟往来送还的列车上——以前迎来爸爸,现在送还她。时光列车是一场迎来送往,爱与被爱是铁轨两旁掠起的动人色彩。爸爸目送她长大,她目送爸爸衰老,一场场目送,时光的确不着痕迹。

她记得,上军校时第一次出远门,独自坐上火车,爸爸让她每到一站给他发消息报平安。虽然按要求做了,但她无法理解。那次火车走了一个晚上,他近乎整夜没睡,直到她安全到校。

后来回到家,在他钱包夹层里,她看到一张皱皱巴巴的纸,上面抄着那趟绿皮车的路线和时刻。纸上深深的折痕,折得她心里生疼——不知爸爸展开多少遍,凝视过多少次。那时网络还不通达,爸爸就攥着一张纸,费事地到家乡车站售票处,横横斜斜写下了车次各站点和时刻……

上次离家,爸爸从瘪瘪的钱包掏出一两张票子塞给她,颤颤地说,穷家富路。

我的春天我的梦(中国画)

曹迎春作



长征

第4506期

城,一种是看不见的长城。刘战不屑地撇撇嘴。

“如果看得见的长城环垣坍塌,能修补好;如果是血肉筑起的长城出了毛病,可就难了。古人说‘天下虽安,忘战必危。’正因为我们的血肉长城固若金汤,几十年来才没有战事啊!”

连长这番话显然是开导他的,不知怎的,不但没让他反感,还让他若有所思。

蝉仍像先前卖力地叫着,此时在他听来,却好似进军号角。他张了张嘴,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。连长并不等他说什么,起身拍拍屁股说:“不跟你磨牙了,我还要去熟悉一下教案。”

连长走了,刘战醒了。作为一名老兵,他曾是全旅战士的标杆,咋会鬼使神差有了不思进取的想法呢?他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。

夏天一切都在生长,一切都在发声,可有一种生长是独一无二的,有一种声音是绝无仅有的。这种生长,是让不倒的长城更加坚固;这种声音,是向捍卫和平发出的呐喊。

刘战一个鲤鱼打挺,没顾上拍打屁股上的尘土,便向着连长的背影飞快地跑去了……

芬芳的丁香花

■王秋燕

壁滩时,风沙、荒凉扑面而来,这些旁人眼中的艰苦,带给她的却是久违的亲切感。

丁斓说话干脆又坦诚,她说她接受第一次“考验”时,心里很忐忑。工作三年后,有一天,领导突然交待任务,明确地告诉她:这是一个新营区,你的任务就是把标算准确,不然这个标就招“飞”了,明白吗?

一个学建筑工程的,哪里会不明白,她当然回答:明白。

走出领导的办公室,丁斓才感觉到头顶上的压力,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,标弄飞了怎么向领导交待?再说,自己真正的专业不是预算呀!她自己心慌了,使劲地拍脑门,强硬地对自已说:领导这么信任你,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,你能说干不了吗?干,无论如何都得干,还必领干好!

不用多讲,她完成得非常出色,但她又快人快语地说,那次快把她累瘫了。不过,还没等她缓过劲儿来,领导又交给她第二个任务:精装修工程。这工程不仅复杂,还是块硬骨头。之前曾交给几个人,都担心干不好,没敢接。领导把她找去说:这件事还是你来干!

停顿了一會兒,丁斓表情严肃起来,说这事把丈夫吓一大跳,丈夫说你胆子也太大了!

丁斓眉头拧了一下,说:“领导交给的任务,我能推脱不干吗?再说,我也试试自己潜力有多大!”

其实,后面这句话是领导说的。丁斓这样告诉我。就是领导这句话,给了她很大的勇气。她一定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!丁斓说,现在可以公开了,这个精装修工程,就是航天员上天前休息用的营期大名的“问天阁”。

这项工程,当时谁就难在当地没有精装修可供参考。两个月的时间,几乎不分白昼黑夜,丁斓连做梦都在计算。一个崭新的计算器,上面的键面被手指敲打得凹了进去,字母生磨磨得看不见了。任务完成,她还得了中老年慢性病:肩周炎。

“不过,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这两个任务,让我得到了锻炼,积攒下许多宝贵的经验,我现在很多算法都是那时候用过的。到今天我才明白,以前吃过

的苦,都不会白吃,你迟早会发现它是生命的一份馈赠。海南航天发射场上马时,需要工程预算方面的人才。我得知这一消息,立马报了名。领导不高兴了,问:你非要去吗?这个地方留不住你?我跟领导说了实话,我想去,因为搞工程的人,能赶上一个新发射场建设,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,实在不能不动心。领导想了想,答应了,还对人家说,这个人不是我们不想要,而是实在留不住。她很能干,不比任何一个小伙子差!”

说到这里,丁斓又“嘿嘿”一笑:其实,自己没多能干,只是工作还比较努力。

那年底,丁斓从寒冷又荒凉的大戈壁滩,忽然来到温暖如春,满目碧绿的海南,简直换了个世界一样,眼睛都足够用了,真想好好玩上几天。可发射场建设进入倒计时,有20来个项目一起上马,全面推进,光是图纸就堆了大半个屋子。领导要求几个月内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做完。领导的要求下达后,所有的人都瞪大眼睛,说这不可能,单从时间上算,这么大的工作量,就是每个人再长出一双手都来不及。

这时,工程处长还给丁斓额外加了一个压力,他推荐丁斓去北京做标书。丁斓说,处长的信任,让她无法拒绝。

她用手轻轻捋了一下头发,说自己是个喜欢挑战自己的人,坚信只要努力,没有挑不起来的担子。

讲到这儿,丁斓长长喘了口气,才接着说:“在北京,待了三个月。从各单位抽调了十几个人,由我牵头。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,工作经验也比我丰富,说真的,让我负责也挺难的。带领十几个人一起干,不仅要给他们分活,还要操心活干得怎么样,这种压力只有自己心里清楚。在这些日子里,我晚上没睡过一个囫囵觉,经常半夜半夜地失眠,满脑子都是数字跳来跳去。北京那么多好玩的地方,根本挤不出时间去玩,时间都是以分秒计算。三个月熬下来,觉得自己一下老了好几岁。”丁斓笑了,拍了拍自己的脸,又笑道:“这个付出还是很值得的,毕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。我们整个团队人人都很出色,脚足了劲,按



蝉鸣士兵林

■韩光

到码头车站”上了,刘战把“未卜先知”的表情写在脸上。“当年咱俩栽的小松树已成栋梁了。”果不其然,刘战转了一下眼珠,决定将计就计:“成材了也就完成了使命,它会因毁灭使命而心无遗憾了。”

“是啊,它们或许该伐掉了,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。”

听到连长的话,他并不想兜圈子,于是说:“年底就该轮到咱俩脱军装的装了,我的未来去向也基本有眉目了。”

“参加警察招考,你是手拿把掐。”连长的目光里透着不容怀疑的赞许。

不能顺着连长的话往下捋,得往他“心病”上捅。于是刘战又说:“想当初,如果你不一心二用,第一次考军校说不定就考上了,那样能早毕业两年,也省得这时为走与留犯难计了。”

连长是参加了三次军校考试才如愿

飞翔的红头巾

■刘洪林

的水泡子旁边焦急地召唤什么,赶紧带着王强走过去。乌兰其其格说,小羊陷泥里了。王强撸下手里东西准备去救羊。肖云连忙拦住说:“你下去也得陷进去,去找根木棍,把电线拴在我腰上,你在岸上帮忙。”

肖云飞慢慢走近小羊,把它从泥潭里抱起来,一步一挪地走回岸边……

雨季的草原,说变就变。刚刚还风和日丽,转眼就狂风大作。乌兰其其格把羊群赶回羊圈,正打算钻进蒙古包喝杯奶茶,看见狂风撕扯着远处的电话线,一颗心就跟着电话线摇摆不定。这么大的狂风,暴雨很快就会跟过来,肖云他们肯定会淋成落汤鸡。远处的电话线在她心里越摆越剧烈,她的心悬在了半空。一道闪电撕开乌云,一阵滚雷在电话线上空炸响,她眼睁睁地看着狂风“砰”地刮断电话线,她的心也“怦怦”地飞向了远方。风里裹着硕大的雨滴抽在脸上,她终于看见远处有两个黑点顺着电线杆子狂奔。她看见他们拽着电话线,每人捧着一部维修单机分头喊叫着。她急忙跑进蒙古包,取出自己新买的红头巾扎住一头美丽的长发,顶着风雨向他们猛跑过去。肖云飞看见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忙问:“羊群跑丢了?”她使劲摇摇头。“那你们跑来干啥?”“我来给你们帮忙。”

肖云飞先用维修单机和总机单向通话,领导要求他们火速抢通线路,上级马上下达重要指示。更换一条电话线需要很长时间,他看见王强正准备爬电线杆,赶紧喊他:“强子,我们先把电话线连上,你快呼叫总机,等上级下过指示,咱们再更换电话线。”王强赶紧把手里的电话线拽过来,肖云飞与乌兰其其格几乎同时把手伸过去……风越刮越大,雨越下越大。

肖云飞和乌兰其其格的手紧紧握住临时接通的电话线,他们就像两座雕塑耸立在辽阔的草原上,暴雨打湿了乌兰其其格的眼睫毛,狂风猛地把她头上的红头巾吹向天空,她仍站在那里纹丝不动。红头巾像一团燃烧的火焰,在肖云飞眼前不停地飞舞。



有人说,她是一束椰林中绽放的丁香花。第一次见到她时,我就被她身上释放出来的特殊“香气”所吸引,这香气纯净而清爽,给人一种难以言状的亲近感。

某工程指挥部领导这样评价她,很能干,预算算得非常精准。如果这样评价一个男孩子,我并不意外,但要知道,这是在一个女子,这就不能不让我对她刮目相看,更让我有点急不可耐地想见到她。

那天上午,我在该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见到了她。圆脸庞,中等个,镜片后面的瞳仁格外清澈,脸上绽放着笑容,像窗外一缕阳光,让人感到暖暖的,一下就拉近了我和她的距离。

她很爽快地自我介绍说:她是丁斓。她的名字本来是兰州的兰。母亲生下她后,写信给父亲,地址上写着“兰州市××信箱”,便灵机一动,告诉父亲,孩子小名就叫“兰兰”吧。那时,母亲还没去父亲部队探过亲,哪里知道通信地址和父亲当兵的地方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她的乳名,就这样被母亲注入了对父亲浓浓的牵挂和思念。后来,快到上学时,当语文老师之母又希望她的人生多一点儿色彩,便将“兰”改为“斓”。

丁斓眼睛看着远方,说后来母亲带着她去找父亲,便随军了。她的童年是在“东风”度过的。

她又笑道:大学毕业前,刚好“神舟一号”发射成功,她隐约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被触动了,是什么?她还不清楚,直到毕业找工作时,才明白自己想做个“东风人”。之前父亲逼她考军校,她都没答应,这180度转弯,着实把父亲惊呆了!丁斓哈哈地笑起来,脸上挂着一丝顽皮。

丁斓说,当她的双脚亲吻久别的戈

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草原上青草正在疯长。肖云飞收起母亲的来信,心事也跟青草一样疯长。

母亲替他相看过镇中学的女老师许佳惠,催他早点回家相亲。草原上耸立着一根根漆黑的电线杆,电话线紧紧地系着它们的肩膀,像兄弟一样手挽手,肩并肩。雨季还没到来,但草原上已连续下过三场小雨。肖云飞逐个察看电线杆,生怕漏掉丝毫隐患。这条军用电话线南通北京,北连哈尔滨,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。王强爬到一根电线杆顶上,拧紧一个松驰的螺丝,抬头望着远方,惊奇地大喊:“班长,远处有个蒙古包,还有羊群朝咱们走过来了!”

羊群行进的速度很快,冲在前面的是一条黑色牧羊犬,看见肖云飞和王强,仰头朝他们“汪汪”,牧羊女连忙甩响手里的皮鞭……女孩戴着精美的头饰,上面系着五颜六色的挂串,每条挂串下系着一个小铃铛。她的双眸波光荡漾,像微风拂过的两潭清水。肖云飞脸颊绯红,忙向她介绍:“这是我们班今年刚来的新兵王强。”王强好奇地问:“班长,你们认识?”肖云飞忙说:“她叫乌兰其其格,去年夏天,她们全家就在草原上放牧。”

草原上又落下一场大雨,蒙古包和蘑菇一起从草中长出。肖云飞看见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飘来飘去,牛群和羊群一会儿变成一团团火焰,一会儿变成一朵朵白云,偶尔还能听到乌兰其其格清脆的鞭子声,她头饰上的挂串一直在他眼前飘荡,那些悦耳的铃声也一直在他耳边回荡。母亲又来催他回去相亲,他回信告诉母亲:“雨季将至,不能请假,暂不来了。”

雨季说来就来了。草原上的青草在疯长,蘑菇在疯长,牛羊也在疯长。肖云飞惦记线路安全,每天带着战士巡线。这天,他看见乌兰其其格站在远处